



琅嶠風物二三事

恆春思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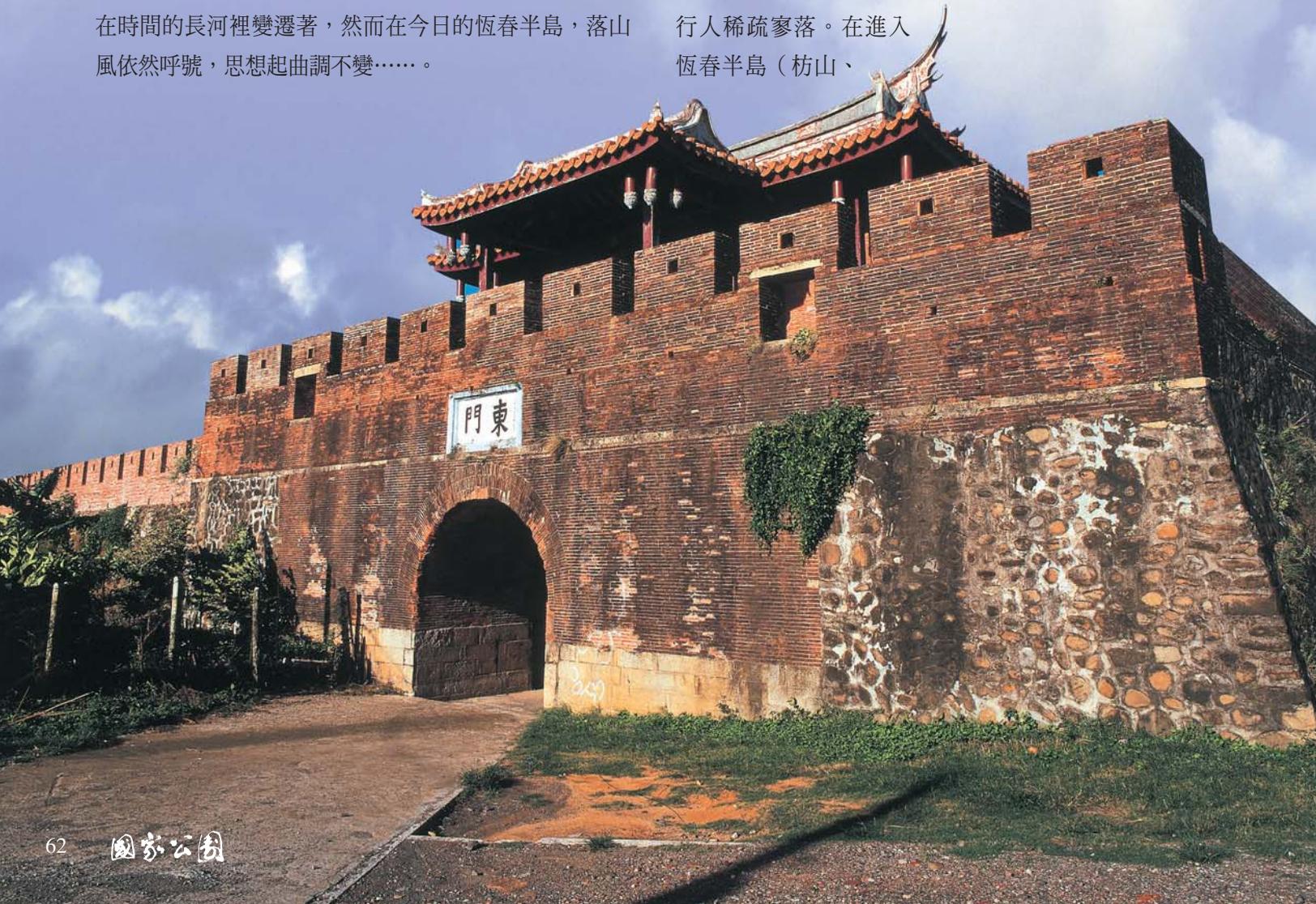
撰文／林瓊瑤 墾丁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 圖片提供／林瓊瑤、墾管處

恆春半島自古從枋山率芒溪以南皆稱為「琅嶠」（或娘嬌、郎嬌、瑯嶠、Longkiauw），為排灣族語的漢字音譯，其字義為「蘭花」（或有其他如鯊魚、琉球、或銀合歡的說法）。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指派船政大臣沈葆楨至台灣巡視防務。沈氏於當年臘月奏請於琅嶠設縣建城時，以當地「時已殘冬，麥穗、秧針黃綠相間，則內地四月間景象也。」因而命名為「恆春」。從此「琅嶠」逐漸為「恆春」所取代，許多年輕的一輩甚至不曉得「琅嶠」這個古老的地名。時移事往，許多古老的事物被遺忘在歷史的洪流裡，有些則在時間的長河裡變遷著，然而在今日的恆春半島，落山風依然呼號，思想起曲調不變……。

落山風的故鄉

「落山風」主宰了恆春半島的風貌，無論是屬於自然景觀的風土風物，或是屬於人文現象的風俗民情。每年10月至翌年4月間，恆春半島吹襲著東北季風——落山風，風勢極為強勁，每秒達10至17公尺，有時甚至超過每秒20公尺，相當於輕度颱風的威力。落山風形成的原因與恆春半島的地形有密切的關係——中央山脈自楓港逐漸平緩形成低山丘陵，東北季風的冷空氣得以翻越山嶺直落恆春半島，形成所謂的「落山風」。

每逢落山風吹起，飛砂走石，商家大門緊閉，路上行人稀疏寥落。在進入恆春半島（枋山、



楓港一帶)的風口處,落山風也有吹翻小汽車和機車造成傷亡的記錄。風季時,恆春半島的東海岸巨浪濤天,漁船無法出海捕魚。根據1897~1997年近百年來的氣象記錄,恆春島歷史上落山風最強的一天發生在1987年11月29日,那是我回鄉工作的第2年,對當天烈風狂飆的印象,如今仍記憶猶新,當時瞬間最大風速高達每秒37.2公尺(相當於13級風,中度颱風的威力),電線桿被強風吹倒,導致斷電斷水,7成以上農作物傾倒或葉落枝枯,損失慘重。

「落山風」對恆春半島似乎都是負面的影響,不僅妨礙海陸交通,使百業蕭條,更使得農作物收成減色。然而到了近代,堅忍的恆春人逐漸從狂飆怒吼的風聲中累積生活的智慧,不僅不再以風為苦、視風如仇,更把落山風視為恆春三奇之一,善用這天賜的能量資源而開創全新的局面。

風吹砂與風剪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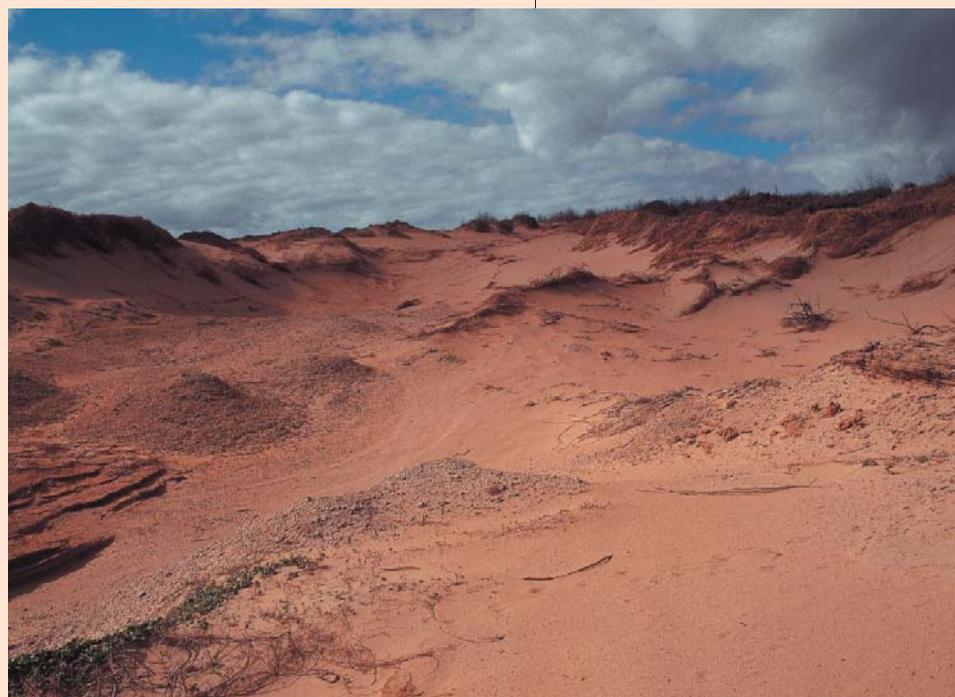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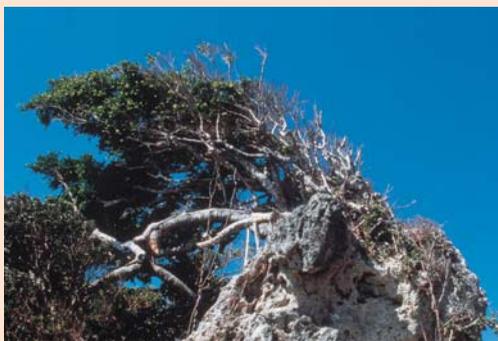
「風吹砂」就是因落山風而形成的著名地形景觀,也因為同名的台語流行歌曲而更加馳名。恆春半島乾濕季分明,夏季西南氣流帶來充沛的雨量,攜砂流入海域;冬季強烈的落山風又把砂粒吹送上崖頂,這兩種逆向搬運作用造成了動態平衡下獨特的砂瀑、砂河及砂丘景觀更常吸引眾多遊客到此參觀。

「風剪樹」及「旗形樹」也是一個被落山風風神巧手雕塑的自然奇景。生長在恆春半島矗立礁岩上的植物,因立足於粗銳貧瘠的礁石,根系必須在岩間匍伏穿行,加上冬季落山風持續不斷地吹襲,強風彷彿一把利剪,剪出「風剪樹」剛柔並濟的姿態,襯上嶙峋礁岩,猶如一個個神韻天成的樹石盆景,或是一幅幅皴法勻稱的水墨畫。因此遍布著這些巧奪天工自然盆景的「社頂自然公園」,就成了遊人的最愛。

扭轉乾坤,因風致富

著名的「恆春三寶:洋蔥、瓊麻、港口茶」,前二者也與落山風息息相關。忌雨水的洋蔥約於每年的10月底種植,翌年雨季前採收。恆春半島10月後正進入乾季,而此時強勁的落山風致使蔥株倒伏,抑制莖葉生長,而使結球碩大;同時因為風大濕度低、病害少,成為適宜洋蔥栽培的地區。曾經對恆春半島生態環境、民生經濟造成深遠影響的瓊麻,也與落山風有極深的因緣。

恆春半島由於風勢強勁且多晴日,所產的麻絲堅韌優良,榨去葉汁的潔白纖維可製成船上所用的纜繩及漁網。麻絲在榨汁去渣後必須經風乾曝曬,而落山風一吹,頂多2天的光景,麻絲即可完成風乾



P.62圖 建於1875年的恆春城(東門)。

The Hengchun City was built in 1875.

1875年に建てられた恆春城(東門)。

P.63中及下圖 落山風剪出了風剪樹剛柔並濟的姿態,和風吹砂壯觀的景致。

Foehn winds carve out wind-withered trees and created a magnificent wind-blown landscape.

落山風に吹かれ、「風カット樹」の剛柔が融和した姿と壮大な砂の景色が形成された。

的過程，便於貯存或製成成品，因此落山風可說是助益瓊麻工業發展的大功臣！

「落山風勢埒颱風，害否惟分晴雨中；一日無風悶不解，風來瘴去話從同。」強勁而乾燥的落山風，造就了風吹砂的壯觀奇景，雕塑了風剪樹獨特的造型，引來了滿天的候鳥飛羽，久居在這片貧瘠嶙峋土地的恆春人，早已認命地與風和平相處，索性利用風種起洋蔥、瓊麻，或以恆春民謠謳吟這秋冬的主宰者。落山風，給予恆春半島的生物與人嚴苛的生命考驗，也使他們活得從容而有尊嚴。

恆春人的瓊麻記憶

十多年前，如果沿著屏鵝公路一路蜿蜒南下，進入恆春半島，映入眼簾的除了燦爛的陽光、亮藍的穹蒼、清湛的海水外，翠綠的山巒原野上滿布著一叢叢劍形葉的瓊麻和一枝枝修長的瓊麻花軸，外地的遊客總是詫異它們奇特的造型與數大之美，對於歸鄉的恆春遊子而言，那滿山遍野的麻園是典型的家鄉風光，而優雅頹長的瓊麻花軸是故土親切的招喚。

瓊麻屬龍舌蘭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肉質劍形的葉片，可抽取纖維作為繩索或漁網；瓊麻原產於墨西哥，於1901年由美國領事達文生引進台灣，贈與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技師橫山莊次郎，並將它試植於台北農事試驗場；1913年，台灣纖維株式會社在恆春鎮草潭路設置恆春麻場（即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現址），並於1919年開工採織，開啟了恆春半島瓊麻工業發展的扉頁。尤其在1963~1969年間，更高達9,700公頃，可謂黃金時代，不僅廣銷全台亦外銷日本。

「瓊麻抽絲起高樓」這句當地的俗諺，就說明了瓊麻工業對當地民生經濟的影響。然而瓊麻工業帶來經濟發展卻也引發了負面的破壞——恆春人為了種植高經濟價值的瓊麻，砍伐珍貴的熱帶海岸林（台灣本島僅有的原始海岸林區，日據時期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嚴加保護），使得海岸林的面積從光復前的百餘公頃萎縮至20餘公頃，「瓊麻」也因而被冠上「生態殺手」的惡名。

此外，多數的瓊麻採織工廠多設置於河流和海岸或陸地排水道旁，以利瓊麻採織過程時產生的麻渣與葉汁排放，因而造成河川與海域的污染。尤其麻渣流放至海





域時不僅使水質混濁，甚至覆蓋珊瑚礁，對珊瑚礁生態造成重大的傷害。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曾於1987年執行紅柴坑海域生態環境監測工作時，發現附近的恆春纖維

工廠所流放的麻渣，造成當地海域的珊瑚白化，甚至死亡。

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

1970年代，人造纖維問世，麻繩漸被尼龍繩取代，麻業因此日趨式微。滿山遍野的麻田、高瘦的瓊麻花軸搭襯夕陽餘暉，曾是典型的恆春半島風光，而今盛景已不復見。曾經為恆春居民帶來鉅富的瓊麻，終究在現代科技的衝擊下離開歷史的舞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基於保存人文資產、展示地方特色的意旨，將「恆春麻場」原有的建築物、曬麻場、自動採纖機房等設施加以整建，規劃了「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期望能重現屬於恆春人的瓊麻記憶，也讓遊客能了解瓊麻工業對於恆春半島民生經濟、生態環境曾有過的深遠影響。1994年年底「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開館前，特地請來曾經經營瓊麻採纖工廠的

P.64圖 洋溢著歡愉與希望的洋蔥採收季節。

A joyful onion harvest festival.
希望と喜びが溢れる玉葱の収穫の季節。

P.65上圖 曝曬麻絲的畫面已成歷史。

Drying sisal in the sun - a scene of the past.

麻糸を照らす画面はもう歴史に入ってしまった。

P.65下圖 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內的鳥居，見證恆春瓊麻工業風華歲月。

The Sisal Industry Historical Exhibition is a testimony of the sisal industry in the past.

シザル麻工業歴史展示区内の鳥居が、かつて輝いたシザル麻工業を物語る。



P.66下圖 山海簇擁的恆春半島，人文風貌獨特。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the sea, the Hengchun Peninsula offers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山、海に囲まれた恆春半島はユニークな人文風貌。

P.67圖 恆春民謠歌手與聽眾分享心情故事。

Folk singers at Hengchun share their songs with their audience.

恆春の民謡歌手が聞き手の皆様と自分の思い出の物語を分かち合う。

父親，為我詳細解說各種採織製繩的機具用途，更為我將與遊客分享身為恆春人的「瓊麻記憶」預作準備。

「恆春算來是半島，好比外嶼小澎湖，好得瓊麻來進步，荒蕪變作好肥土。」從恆春民謠「思想起」中對瓊麻的吟誦，可知瓊麻在恆春人的生活中、記憶中是難以忘懷的作物。儘管瓊麻工業已經沒落，夕陽餘暉中瓊麻花軸的頹長身影也不再常見，瓊麻仍是恆春人心中永遠的三寶之一。

永遠的思想起

2006年秋天的「琅嶠鷹季—賞鷹博覽會」活動中，一群穿著紅豔鳳仙裝的滿州婦女和一群勁裝打扮的永港國小學童，分

別以質樸的唱腔和童稚的嗓音，搭配著月琴與二胡，唱和著恆春半島特有的民謠，與里德上空盤旋的灰面鷲，組成了墾丁秋日午後美妙的旋律與畫面。

光緒元年（1875年）恆春設縣建城後，唐山移民漸多，當時有汕頭人巫元束、巫永生父子與同鄉於南灣跳石附近燒炭維生，每當夕陽西下，翹首西望，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將思鄉情懷吟詠成曲，譜為「思鄉起」（思想起或思想枝），這是有關恆春民謠緣由的當地傳說。然而，古老的民謠是無法找到原創者與詞譜，歷經眾人與長久歲月的傳唱，民謠已成為共同創作的「活歌曲」，可隨著吟唱者當時的場景、心境隨興填詞，唱腔任意變化裝飾，但無論如何變化，風格卻仍是





鮮明，恆春民謠也不例外。

許多人以為恆春民謠就是「思想起」，事實上恆春民謠包含了至少6種曲調：「牛母伴」是恆春最早出現的古老民謠，可能由排灣族古老曲調轉換而來，女兒出嫁前夕的「情別宴」上，凡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朋好友向準新娘的叮嚀祝詞，或準新娘向親友謝恩或表達感念，都以此曲調來對唱。「平埔調」有一兩音像平埔族祭典歌曲，可能也受平埔族歌謠影響。1952年滿州國小曾辛得校長，將此曲調改編為「耕農歌」，記得小學時的音樂課本就有這首曲子。1959年黃國隆取用「耕農歌」加上「哭調」編成「三聲無奈」；1980年郭十成以原始曲式填詞稱為「青蚵仔嫂」，大家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基調竟是來自本島南隅的鄉土歌謠，「平埔調」的變身際遇總讓人驚奇不已！

結語 Conclusion

恆春建城迄今130餘年，落山風依然呼號，思想起的曲調不變，讓人遙想起恆春今昔的點點滴滴。落山風主宰了當地的自然與人文面貌，無論是礁岩上的風剪樹，亦或是洋蔥、瓊麻等，都是在落山風吹撫下所孕育出來的產物。在歷史的洪流裡，今日的恆春半島，仍保留了一份濃厚的人文氣息。

The city of Hengchun is more than 130 years old. The strong, warm and dry winds still roar at the city, and the song of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remains unchanged. All these remind us of the city’s past and present. The winds have helped shape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the wind-withered trees on the rocks, the onion fields, the sisal plants, are all part of the wind driven culture. Despite turbulent changes throughout history, Hengchun has managed to retain its cultural charms.

恆春が建城されてから今まで130年余り、落山風が相変わらず吹かれつつある。「思想起」（恆春民謠）が唄い続け、恆春の今昔を思い出させる。落山風が自然と人文風貌を主宰し、岩礁に立つ”風カット樹”にしも、玉ねぎ、シザル麻などにでも、落山風をなしでは生み出さないものである。歴史に流されている中、今日の恆春半島は依然として味深い人文の息が漂う。

隨歲月傳唱而不輟

「思想起」是恆春民謠的代表，許常惠認為思想起的產生有兩種說法：一是由大陸移入漢人因思鄉而唱起；一為原移居台灣西部平原，再移入恆春地區漢人，思念台灣故鄉而唱起的。凡婚喪喜慶各式場合、說景、講古、詠物皆可入歌。「四季春」與「思想起」同時出現流行，本曲調多用於男女對唱。「五空小調」是在七字四句聯中加上一句，將第四句反復一次，使樂句變成五句，多用於勸世。

恆春民謠各個曲調各有其特色及唱腔。1970年代，被史惟亮、許常惠發掘的民謠歌手——陳達老先生，以其自然的節奏感、素樸的嗓音、隨興的詞意，使恆春民謠成為家喻戶曉的台灣民間歌謠。當年，來到這本島南隅瘴癘之鄉墾荒的先民，將鄉愁化為歌謠，吟唱百餘年流傳於世，唯有歷經風雨的淬鍊、勞力的磨練、生命的歷練，這些發自土地的聲音才得以如此深沉、如此綿延，隨歲月而傳唱不輟。

「最怕秋冬兩季中，颱風去後落山風；居民習慣渾閒事，反說無風瘴氣濛。」恆春人對落山風的情感是既害怕它強勁的威力，卻又折服於它狂野的魅力。「思相起—四季如春好風景，建造古城在清朝；琅嶠改名恆春名，漢人來此住會調。」陳達老先生滄桑的歌聲已遠，恆春孩童卻在老一輩的教導下以童稚的嗓音唱出恆春人的希望。恆春建城迄今130餘年，落山風依然呼號，思想起的曲調不變，或許只有恆春人才懂得風裡的歌聲。🌿